

上海電影史料

- “明星”雜憶……………何兆璋
路邊拾零……………湯曉丹
文華影片公司的回憶……………叶明
我與蔡楚生同志……………韓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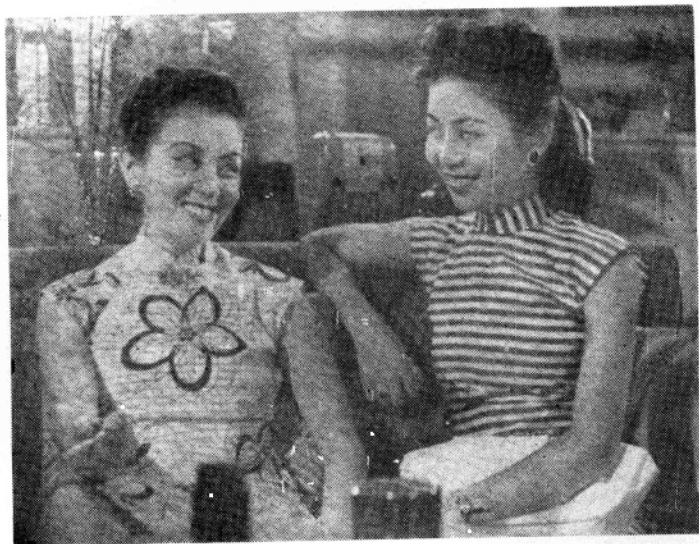
1959年4月，周恩来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在市委书记陈丕显陪同下与上影演员业余剧团《第十二夜》剧组全体同志合影。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为此,努力办好以发掘、征集、整理
和研究上海地区各个历史时期有关电影
创作、发行、理论评论、教学及其它活动的
史实为中心内容的《上海电影史料》丛
刊,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祝愿《上海电影史料》丛刊努力
做到科学性、真实性、客观性、可读性
相结合,为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
贡献!

吴贻弓
92.8.18.



《太太万岁》 蒋天流（饰陈思珍）、上官云珠（饰交际花）



《哀乐中年》 石挥（饰陈绍常）、朱嘉琛（饰刘敏华）

编者的话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也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发端之所在。中国电影在这座东方都市，不仅留下了它初出襁褓的雏形，而且沐浴着时代的风雨、伴随着历史的脚步，经历了长达近百年的沧桑巨变，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为了进一步深刻研究中国电影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它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总结和借鉴历史的经验，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振兴和繁荣中国的电影事业；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上海市电影局已成立了《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及史志办公室，局属各个厂、公司等基层单位，也相应建立了编纂机构，初步建立了一支专业与兼职相结合的修志队伍。

《上海电影志》是一部以志书的形式，全面、系统、科学地阐明纪录上海电影发展的历史，无异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为了全面地收集和掌握大量翔实的史料，我们决定编印出版资料性内部刊物《上海电影史料》。

《上海电影史料》旨在发掘、征集、整理和验证上海地区各个历史阶段有关电影的创作、摄制、发行、放映、理论、评论、出版、教学及其他活动的事件和史料。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有关上海电影各个时期的人物、作品、制片单位、发行、放映、报刊、教学单位及社团的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考证、年表、大事记；（二）、有关上海电影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图片；（三）有关电影历史研究的论著、综述、评介等。我们真诚地欢迎各界人士踊跃来稿，体裁不拘，长短不论，但内容力求翔实。

值得欣慰的是，编印《上海电影史料》工作，得到了电影界和有关方面许多老领导、老艺术家、老专家和电影史研究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他们不仅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己所熟悉的史实撰文

写稿,提供素材、线索,而且还就如何编印《上海电影史料》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这次编印的《上海电影史料》第一辑,约二十万字,重点介绍了文华影片公司的创作生产、宣传发行及其机构沿革情况;同时汇集了对白杨、汤晓丹、韩尚义、黄绍芬、何兆璋、谭惟翰、徐昌霖、顾也鲁等著名艺术家、专家的专访或由他们自己撰写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内容丰富,文笔流畅,既具有史料价值,也有可读性。当然,由于所叙之事距今大多年长日久,作者的记忆可能不尽准确。因此,广大读者如对所刊内容有所订正和补充,我们竭诚欢迎。

我们初编刊物,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望大家批评指正。

上海电影史料 第1辑 1992年10月出版

“明星”杂忆 何兆璋(1)

路边拾零 汤晓丹(9)

文华影片公司的回忆 叶明(31)

文华影片公司沿革 马景源(54)

我所知道的文华影片公司

..... 黄绍芬口述 徐介华整理(67)

《假凤虚凰》风波始末 神农(71)

《假凤虚凰》试映风波纪实 田牛(73)

我与蔡楚生同志 韩尚义(80)

忆著名导演卜万苍 顾也鲁(83)

万氏兄弟与我国第一部动画片

..... 徐健 鲍济贵(101)

白杨的艺术道路 赵家耀(112)

著名作曲家王云阶 隋桂芳(130)

旧时科教电影寻踪 刘咏(137)

陈毅与美术电影 鲍济贵 徐健(148)

“联影”始末——记解放初期对上海私营电影制片企业

的赎买与改造 马景源(150)

上海立体电影诞生记 张家浩 朱建中(154)

回忆上影演员业余剧团 吴绍炜(159)

- 我的电影剧本处女作 谭惟翰(163)
 ✓影片《天堂春梦》的前前后后 徐昌霖(171)

- 最早涉足影坛的共产党人 张 伟(184)
 田汉与《到民间去》及有关的报导和照片
 张 伟(190)
 从电影字幕“明星体”说起 神 农(198)

- 八十春秋话沧桑——新华电影院院史
 陈文建(200)
 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概况 曹永孚(207)

- 中国现代电影出版物总目提要
 张 伟 王英仙 陈 静(212)

- 徐园 秦佩钧(153)
 教育片组记事 牛 斤(189)
 简讯 (162)(199)

封面设计: 鲍良章

周恩来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接见上影演员业余剧团
 《第十二夜》剧组人员 (封二)
 “文华”影片《太太万岁》《哀乐中年》剧照 (封三)

上海市电影局史志办公室主办

“明星”杂忆

何兆璋

浩然正气 鬼怪逃遁



本文作者在三十年代

一九三三年秋，某天一个下午，一辆汽车驰进杜美路（今东湖路）明星公司，从车内跳下两个穿长袍贼头贼脑的中年人，声称有要事找郑正秋先生。当时接待人是总务主任董天涯。董请问他俩姓名，两人都不回答，找郑先生有什么事也微笑而不语，仅说“面谈”、“面谈”。董天涯也是有旧社会经验的人，虽猜不出为什么事找正秋先生，但看得出两人是有“来头”的。好在正秋先生是不上班的人，两人碰不到，但家庭地址不能随便让他俩知道。他又想还是告诉“老大”（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义结金兰，按年龄排张为“老大”，公司中的同辈人，在背后谈话时都以“老大”称张石川）看看他怎么应付。张居家在大楼三层楼上，接董电话后即下楼与来人相见，张认识来人，是上海流氓中的三流脚色，因张当年任“新世界”游乐场经理时，为维持场内秩序事，对本地段上一些流氓按月发“保护费”，这两人就是领“保护费”行列

中人。但接谈后对方仍不肯吐露来意，仅对张道及是小事一桩，必须与郑先生面谈。张听后感到不会有什么大事情，就叫董天涯与郑先生通电话，问他健康情况如何，能否来公司与这两人面谈。

当时谈话的地方在导演室，地处大洋楼底层的一间约有四十平方米的宽大房间，面南是一排落地长窗，室内光线明亮，长窗里面一只定制的长方型六人使用的大写字台，台上铺有车边厚玻璃台面，供张石川、程步高、徐欣夫等人办公用。正秋先生位于长桌东端一面，虽不来上班，但这位置是留给他的，西端程步高位置，坐西面向东，恰好与正秋先生座位相对面，程之左手一边面南朝向的位置系张石川之座位，张之左面为徐欣夫等之座位。正秋先生来后，就坐在他自己的座位上，虽然是秋天，但正秋先生已是大衣着身，头戴绒帽，手持一根黑色的手杖，一付厚玻璃近视眼镜架在苍白的脸上，坐在那高背椅子上更显得瘦小。

这两位来客，一见郑先生原来是个瘦小矮个子，连风也吹得倒的人，更认为自己“牌头”硬，只要把“后台”掳出来，便可吓倒郑正秋。这两人是奉上海三大流氓头子之一张啸林差遣来的。事情是因地处爱多亚路（现延安中路，当年该条马路系法租界与公共租界接壤之处）路南有家白俄人开设的“九星”大戏院，是既可放映电影，又可舞台演出的两用戏院。这几天来，有个文明戏班子在演出一出题名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现代戏，戏中主角是一位实有其人的风云人物，这出戏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的生活“隐私”。（后来证明，这只是“莫须有”的传闻，并无事实根据）这位实有其人的主角，与上海身居第三把交椅的大流氓张啸林有交往，张啸林认为在他的地段（指上海法租界）里演出这种情节有损于他的尊严和友谊，原本打算命令戏院立即停演，但在戏院广告牌上列有编剧郑正秋字样，因郑正秋先生是文艺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张啸林亦有所顾忌，便派两个爪牙来打招呼。而这两个“跑腿流氓”，误认为正秋先生瘦弱可欺，便摆出平日欺人的姿态，威胁的口语，来恐吓正秋先

生,说要正秋先生“以编剧的身份,向戏班主说明即日停演,并口头向张老板(张啸林)道歉,这样事情便可了了,否则就……。”这种恐吓口气的流氓腔刚说完,正秋先生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把黑手杖举起向台面上猛力下击,长写字台上的车边厚玻璃,随着“砰”的一声中碎裂开来,不仅室内的人,就连我们在室外“旁听”的也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那两个奉大流氓之命派来的跑腿的人,吓得呆住了。正秋先生开口说道:“你们认错了人,我郑正秋从来不屈服在暴力之下,当年在北京演戏,军阀派兵包围戏院,并在戏院大门外针对剧场放着一挺机关枪,威胁说立刻停演。在这种情况下,我都没有被吓倒,戏继续演下去。你们两人是什么东西,走吧,别再惹我讨厌!”正秋先生原本说话是轻声软语,一下子变成了字字金石之声,声声激动着人们的耳膜。这两个三流跑腿脚色,更是手足无措,狼狈万分,哀求的目光望着张石川和董天涯,好似乞求给他俩一个下场好让他俩溜走。张石川见此情况,便说:“关于那出戏的广告上说是正秋先生编剧,可能是个冒名问题,你俩去打听一下可好?”两人听后又诺诺而退。事后了解,编剧是一个名叫叶良让的人,因此人不出名,戏班主便冒用正秋先生之名,藉以招徕观众,想不到弄出这个误会来。其实,这两个三流流氓,在诉说什么编剧时,正秋先生已明白是有人冒名,当时如果这两个流氓不要流氓腔,不用威胁人的粗暴语言,抱着老老实实态度的话,正秋先生一定会用实事求是的语言先告诉他们编剧不是他。可相反的是他们搬出后台大流氓的招牌,说了些不三不四威胁人的恶言乱语,激发了正秋先生的满怀义愤,表达了满腔正义抗暴的高风亮节,他的浩然正气像一面照妖镜,逼得鬼怪惶惶然逃遁而去。

当时电影圈子中人,都在背后称正秋先生为“好好先生”。的确,据我所知,人有困难时去找他,总会得到帮助,是名符其实的“好好先生”。但他另一面是拥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正义感,更值得人敬佩!

光阴飞驰地向前，虽然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但正秋先生的浩然正气，高风亮节却永志在我心头。

洪深先生怒斥辱华片《不怕死》

1930年2月22日午后，我与同龄的表兄张敏吾（张石川之长子）同赴地处公共租界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派克路（现黄河路）口，与“卡尔登电影院”毗邻的“大光明影戏院”观看头场电影（昔时头轮电影院每日放映三场：二时半，五时半，九时一刻），上映的是美国喜剧明星罗克主演的《不怕死》。在银幕上看到罗克追歹徒，进入唐人街一户华人的住处，影片中出现的华人角色，衣着长袍马夹，头戴平顶西瓜皮帽，后头颈拖着一条长辫子，面部眼睛倒挂，口唇上下三撇鼠须，十分丑化，剧情中又是侮辱中国人的种种表演。我们两人虽然年少不懂事，但总觉得这部美国影片为什么出现的华人场面都是歹徒在干坏事呢？散场时我们走出来的时候，看见了洪深先生也从场子里走出来，表兄与我走上去叫了声“洪先生”，他就点了下头，面部是眉头紧蹙，若有所思，走走忽然立停又转身向售票窗口走去，掏钱又在买票。我们就走出影院各自回去。

第二天张敏吾打电话给我说：昨天他回去后，在晚饭时就听说洪深先生被抓到巡捕房，说是捣乱影院放映电影。他爸爸张石川在打电话给一个外国朋友——萨佛，请萨佛去老闸巡捕房把洪先生保释出来。原来昨天洪先生又买票进场再看第二遍《不怕死》，在放映到侮辱华人的场面时，他跳上台去，站在银幕前面，向观众大声揭露《不怕死》影片，是一部赤裸裸的辱华影片！呼吁有良心的中国人抵制这部影片，坚决要求禁映，并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观众听后猛然醒悟，纷纷指责大光明影戏院的卖国行为，愤怒地离座而去。影院老板勾结外国巡捕，把洪先生拘捕扣压在捕房。目前明星公司的全体职工激起公愤，强烈地要求禁映辱华片《不怕死》，并要

影院主持人向洪深先生公开道歉和赔偿损失，否则就向法院对大光明影戏院老板高永清提出诉讼。接着报上也刊登出来，引起全上海有良知的市民的公愤！后来正式提起诉讼，官司经过了四个多月的法院审理，大光明影戏院败诉，影片的主演罗克亦自美国发来函件正式道歉。自此大光明影戏院名誉扫地，营业一蹶不振，不久就宣告停业，由英籍华人鲁根，集资将旧大光明影戏院拆去重建，一九三三年六月建成，更名为“大光明电影院”。

这场诉讼是以胜诉结束，但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不仅贪天之功以为己功，并趁机设立了“电影检查委员会”，任罗学濂为主任，以后任何上映的影片，不论是外国影片或国产影片，一概要先送“电影检查委员会”检查通过发证后，并将该证件摄成影片接在片头上才准许正式上映。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这个控制机构，很明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它主要是借机设立了一个控制进步电影的关卡。这点我们应该有个共识。

日寇使暴 “明星”遭劫

“八一三”日帝侵略战争爆发，张石川从枫林桥明星公司，搬迁到当时的公共租界静安寺路静安别墅128号。193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来了两个怪客，声称要见张石川，张下楼一望，看到一个皮肤黑黑嘴上留有一撮小胡子的瘦小个子，看上去很面熟，但一时却叫不出名字，另一个是穿西装的年青人，第一次见面不认识。当时，那位小胡子的人自报姓名，他是邢少梅。此人早年曾在“明星”剧务科工作过，后与同事不和，很短一个时期便离开“明星”，后来转入“联华”公司。上海南市、闸北等地被日寇占领后，就甘心作奴才去当汉奸。今天同来的另一青年是属于日寇报道部的日本人。他一方面向张石川作介绍，并谈出来此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来联系“明星公司”愿不愿意和日寇合作拍影片？这句话一出口，张石川好似

胸部吃了一拳那样吃惊！一时说不出怎么来回答，可是两个来客四只眼睛望着张石川，意思似乎要立等回音。处于这样尴尬场面，亏得张石川念头转得快，便说出下面一段话：“明星是股份有限公司，大的问题必需通过董事会认可才行，我是作不了主的。”可是邢少梅并不放过，接着说：“那末请张先生辛苦和董事们谈一下就行了。”张再度推脱说：“目下有的人去香港，有人去内地，恐怕一时不容易找人”。那旁这位西装年轻人，听后虽未开口，但脸皮绷得很紧，邢回顾这个年轻人后，就带着嘲弄的口吻说：“请张先生辛苦一番找一找吧，我们愿意早听佳音，隔一个礼拜后来听回音如何？”张自觉已无回旋余地，只好说：“我找找看。”邢临走时问清了电话号码说：“七天后，我打电话来联系。”说完两人走了。

张感到事情不好办，便和周剑云商量，在不能和这日本人合作问题上，两人意见是一致的。但如何来推脱这件事情，却想不出妥善办法。如果再推脱，董事不齐会开不起来，不仅对方不会相信，还可能促使对方转软为硬，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两人叫了董天涯一起来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下，首先弄清楚公司主要的电影器材，是否已全部搬出？目前枫林桥基地里还留有些什么？董答：不仅主要器材全部拿出，而且凡是一般可拿出来的东西，如钢琴、风扇等也都拿出，剩留在厂里，主要是两部卡车，两部小客车，这可能早已给日寇弄走了，其它一些服装、道具和片库中一些旧无声故事片的底片和留厂拷贝，还有就是一些办公桌椅，都是值不了多少钱的东西。基地里房子当然搬不走，将来要住进去时，先得修理一番是免不了的事。最后，又对人的安全问题议论了一番，认为不可能会出现捕人、绑架与暗杀等情况，因为战事一起，公司中人员一下子全散伙了，绑去一个人，暗杀一个人都起不了合作与不合作的作用，不过应小心些。虽然是居住在租界内，也以单独一人出外少些为妥。经这样议论后，不与日寇合作的主意已成定论。过了几天邢少梅打电话来，听到如此回音，十分恼火，好似握住电话在与旁边人

说话，略过一会儿又继续通话，那时邢的语气，就显得十分刁恶。他说：“不合作会有不合作的结果，你们等着吧，如果张先生回心转意，那么在明天中午十二点钟以前，按下列电话号码打电话给我，如果超过中午十二点，不打电话来，那么我们就不客气了！你们可派人在隔小河浜北岸观看你们厂里会发生些什么情况。”咔嚓一声电话挂断。张接此电话后，就通知周、董两人，董自告奋勇准备明天正午去隔岸看望厂里日寇有些什么动作。

在这里我把枫林桥明星公司基地里边的布局说明一下：明星公司一进大门，左手一面是一座车库，内停两部大卡车，两部小客车，还有一些当作道具用的废旧汽车；向左手边走，是一座洗印楼，内包括剪辑车间、印片间等工作部门；经过洗印楼前面的小块空地再向右走，便见到一座主楼，它是一座三层楼的大洋房，底层有录音部门的配音大厅，专门配录对白，让演员边看银幕上的画面，一边按口型配录对白；另有一间专门作修剪补旧拷贝齿孔的工作室；大楼二、三层均为行政部门办公室；大楼地下室有一部分作为文具纸张等存放库房，另一部分是旧片片库，内中放些早期无声故事片的底片和留厂拷贝。大楼是坐北朝南，楼前方有一大块空地，用作外景场地，最南面是一座新建才不久的有声摄影棚，长宽约为120×80呎，棚是按东、西、北三面开门；进入北大门时，底层两边为剧务科办公室，上楼梯至二楼，有六间面北的小房间，是供导演在拍摄期间的休息室和修改剧本时用的工作室；棚的东端二楼设有女化妆室和服装间，棚西端二楼设有男化妆室服装间，棚内靠南边二楼上，突出三扇玻璃大窗，能俯视全棚，是录音调音室。这座摄影棚，墙壁全部采用空心砖砌成，隔音效果较好。当时这座新建有声摄影棚，可算上海有声片摄影棚中最大和最完整的一座。棚之东西两端都有一段空地，走完空地则有两座德国式的三层小洋楼矗立在眼前。最东边一座，是张石川与家属等的住宅，前有空地遍种花卉，四季繁花如锦；紧靠着第二座楼房的底层为导演室，两层录

音部门占一间小房为办公室外，另两间是总经理与经理室。棚西端同样有两座小洋楼，一座底层为音乐科，供演员学习音乐知识和歌唱；二、三层为郑小秋与其母和兄妹等居处；最偏西一座洋楼底层系美工科，二、三两层系董天涯居处。“明星”厂部基地布局简述如上。那天（1939年11月13日）午后二时许，我们隔河（肇嘉浜）望见穿黄布军装的日寇在走动，手持“火把”点燃各处建筑物，一时间火焰冲天，先是偏南面四座小洋楼着火焚烧，其次是主座大洋楼黑烟冲起，不久好似地下层片库中燃烧性胶片遇热爆炸燃烧，使大楼中部裂开倒塌火焰更旺，而洗印楼与车库，早已烧成一片大火。“明星”枫林桥基地内各个建筑都已一齐化为灰烬，但摄影棚孤立至极南面，似未燃烧。以后听说，日寇将棚拆除，并将空心砖和棚内隔音用的麻布等物资，以及电路电线闸刀等全部运至闸北天通庵路，作为日本人川喜多长政在上海开设的“中华影片公司”筑棚之材料。

经过上面一场日寇纵火焚烧，明星公司损失极大，但也为明星公司做了个结论——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日寇占领上海期间，“明星”这块招牌上，没有沾上污点，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责任编辑 刘果生

路 边 拾 零

汤晓丹



1928年，我在厦门集美农林专科学校读书。那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出资兴办的。学校提倡科学务农。我是林科学生。农科有位同学赖羽朋，福建龙岩人，比我高一班。他的活动能力很强，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热血青年。我也是其中一个。

他经常动员我们在课余写“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标语，也三五结

本文作者(1932年)

伴，上街张贴。我能写能画，是最忙的一个。

突然，当地几个政客到学校来斥责赖羽朋破坏治安，赖羽朋严词辩驳，越闹越僵。最后报上点名开除了几个学生。名单中就有赖羽朋和我。

本来，我要跟赖羽朋一起到上海的，因为我的母亲不明大义，把我拉扯回家乡。结果我生了一场重病，一年出头还没有复原。病中，我想了许多。既然生活的激流已经把我冲到险滩，我只有挺而走险，兴许还是一条出路。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大众文艺出版社。因为他们曾经多次发表过我寄去的漫画。尤其是一幅“布尔乔亚”有相当影响。

出版社编辑部很同情我的不幸，也很愤怒当局的无理。他们